

詩經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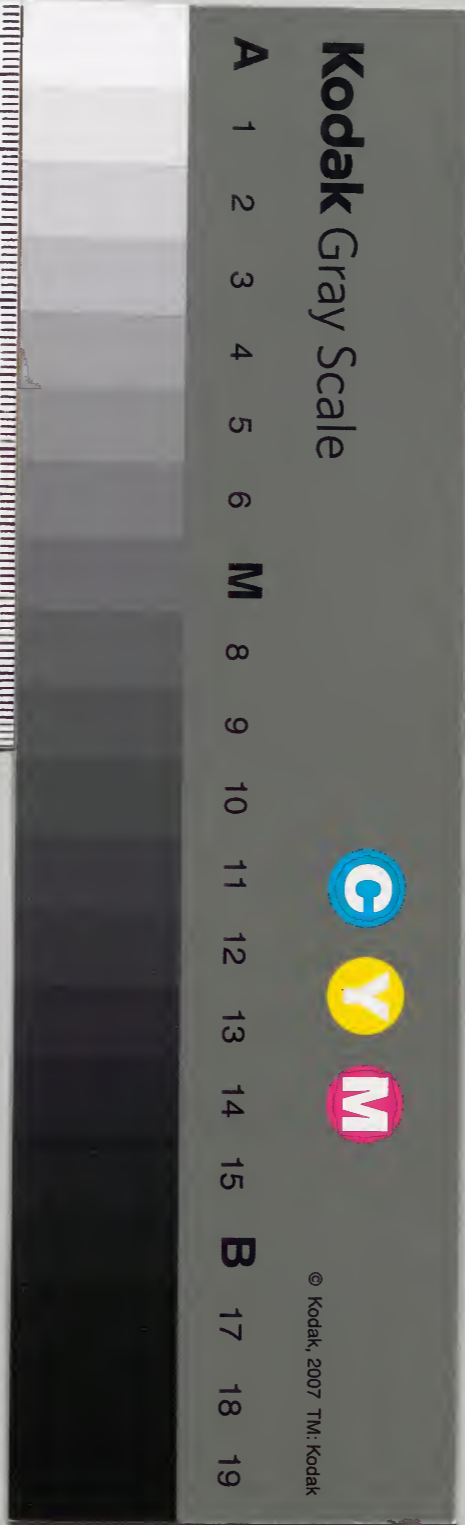
十之十三

國風

漢書門類			
一	二	三	四
〇	一	二	三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七三函	四二	漢	
一五	一三六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236	
冊數	10 ( 5 )		
函號	273	197	



詩經備攷卷之十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幽

鄭氏譜曰。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郿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大王雖有事難。

秦卽卽字

言系作列  
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  
避流言出居東都思公劉大王居幽憂念民事至  
苦之功以比敘已志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  
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幽國變風焉○地理志云后  
稷封秦公劉處幽大王徙岐文王作酈武王治鎬  
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  
衣食之本甚備○元城劉氏曰幽風者名之為幽  
實周公詩也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  
不得列為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  
不之魯也何不編之於雅與公劉相倫公劉之詩

此論未當  
王文定駁  
之是

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則不得編  
於雅矣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  
繫故因附之幽也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幽風何  
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  
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誦其能正乎成王  
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  
元曰居變之未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夫  
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  
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  
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范氏  
曰幽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  
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  
次之以幽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  
以盛者繇周公也○張氏曰始於二南終於幽聖

詩經傳文

卷之一

二

言系作列  
人所以爲無窮也。○武城王氏曰。幽風雖繫於國風之末。然非變風也。周公之正風也。七月。周公所作。備陳王業之本。以告戒成王。與無逸相表裏。其餘或周公所作。或爲周公而作。無可附麗。故取而綴於七月之後。以其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故謂之風。置諸風雅之間。所以尊之。以見與列國之風不同也。王仲淹以爲變風。旣失之固。且勦王亦未敢誚公之言。以爲君臣相誚。尤爲無理。左氏有周鄭交質之言。君子非之。豈以周公之聖。而與君相誚乎。南海黃氏曰。幽者岐豐之基也。幽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王先岐後也。不與王風

相屬。典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剝極斯復。循環而爲治世矣。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繇。致王業之艱難也。

**傳**邠風。陳農政也。申公說曰。邠風。周公陳農政之詩。

程氏曰。周公爲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繇。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艸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享也節。此七月之

魯詩此篇  
載于小雅  
亦謂之邠  
雅

義也。○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幽風。

孔子曰。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孔叢子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音必。二之日音發。三之日音栗。四之日音舉。五之日音趾。同我

衣無褐。音易。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

婦子。饁音曄。彼南畝。田峻音俊。至喜。

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左傳。張耀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注云。火。大火心

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九月霜始降。

可以授冬衣矣。○程氏曰。大火流下。歲過中而行

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

首。○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月則不

可無衣矣。○毛氏曰。一之日。周正月也。厲發。風寒

也。楊氏慎曰。厲。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二之日。殷正月

也。栗烈。氣寒也。楊氏曰。栗烈。乃氣寒結而為冰。水澤腹堅。是也。鄭

氏曰。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

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毛氏曰。三之日。夏

正月也。幽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

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峻。田大夫也。

○歐陽氏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

農樂業而喜。

孔氏曰。周公陳先公在幽。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及嗟。我婦子。此述民人之志。非叙先公號令之辭。

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

桑以爲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

之本。則著寒之候。

張氏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于未年前提撥。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

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芣。女心傷悲。

殆及公子同

鄭氏曰。載之言則也。陽。温也。温而倉庚又鳴。可蠶

之候也。○毛氏曰。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

牆下徑也。

朱氏曰。遵。循也。

○鄭氏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

宜稗桑。○毛氏曰。遲遲。舒緩也。

孔氏曰。遲遲。日長而暄之意。

白蒿也。所以生蠶。芣芣。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

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程氏曰。再言春日遲

遲。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

蓋所以爲衣裝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

行也。

孔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于羣公子之舍。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

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朱氏曰。殆及公

子同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音葦。音葦。

蠶月條桑。取彼斧斨。

七羊切。

殆與公侯

之女同歸

甚是朱子

謂幽民與

公聯姻恐

未然

釋文始作

追始也

言絲備列  
以伐遠揚。猗於宜切。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切。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七月流火之圖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火伏于九月。至十月昏旦竝不見。唯冬至後旦中至正二三四皆見。且後也。○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旦中而寒。昏中而暑退。

毛氏曰：亂爲萑葭，爲葦。釋草云：亂似葦而小。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月令注云：曲，薄也。用萑葦爲之。○程氏曰：蠶月當蠶長之

月也。言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斫，亦預備其器具也。○毛氏曰：斫，方盞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

孔氏曰：遠，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角而束之

曰猗。○鄭氏曰：女桑，少枝也。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蘇氏曰：去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毛氏曰：鵙，百勞

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孔氏曰：績，緝麻之名。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程氏曰：言染爲

玄黃之色，我特致功於朱，使鮮明，蓋所以供公上

鄭氏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

孔氏曰此因在下者之情而上之所施者可見矣

張氏曰秀蓂者物成之初鳴蛩者歲秋之漸

言系作

卷之

六

為公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裘。獻豸于公。皆此義。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四月秀蓂。音五月鳴蛩。徒彫切八月其穫。戶郭切十月隕

允。釋。音一之日于貉。戶各切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

日其同。載纘。子管切武功言私其縱。音獻豸。音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蓂。蓂。艸也。爾雅云。木謂之

繞棘。宛。注。蛩。蟪也。孔氏曰。楚穫。禾可穫也。隕。墜。釋

落也。說文。皮葉落鄭氏曰。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

候。物成自秀。蓂始。○毛氏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

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孔氏曰。孟冬已裘

為來年用之。中革○鄭氏曰。其同者。君臣及民。因

習兵。俱出田也。程氏曰。謂會不用仲冬。亦鬲地晚

寒也。○毛氏曰。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縱。三歲曰

豸。孔氏曰。既言捕取狐狸。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

日。君民俱出田獵。繼纘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

戰也。獨說冬獵者。以取皮朱氏曰。獻豸于公。亦愛

其上之無已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

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起弓切室

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人此室處。

詩經

卷之

七



攷工記曰。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

也。陸璣疏曰。斯螽蝗類。長角長股。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六月中

飛而振羽。索索作聲。○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

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為寒

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

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毛氏曰。穹。窮。室。塞也。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熏鼠。令出其窟。

向。北出牖也。瑾。塗也。庶人篳戶。○孔氏曰。蟲既近

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為

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改歲者。以仲冬

寒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呂氏曰。幽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

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漏于民俗尚矣。商周特舉而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奠。音郁七月亨。音烹葵及菽。八月剝。音普卜棗。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

九月叔苴。七餘切采荼薪樗。勅書切食我農夫。

毛氏曰。鬱。棗屬。奠。奠奠也。○朱氏曰。葵。菜名。菽。豈

也。○毛氏曰。剝。擊也。春酒。凍醪也。月令。仲冬。麴藥必時。注云。古者

穫稻而漬米麴。至春釀而為酒。眉壽。毫眉也。○鄭氏曰。介。助也。○

毛氏曰。壺。瓠也。孔氏曰。謂甘瓠可食者。張氏曰。日。叔

食瓜。斷壺。皆去圃為場之漸。拾也。苴。麻子也。孔氏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樗。惡木也。○程

詩經精義

卷之十

八

黃氏曰。邠風於十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畢也。農桑大務。故皆以歲言之耳。

氏曰。自六月食鬱及蕓已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七月食瓜已下。皆為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朱氏曰。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平聲。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徒刀切。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毛氏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

萊茹。至物盡成。熟。堅築以為場。○孔氏曰。納。謂納於場。種植嘉穀

名為稼。說文云。禾之秀實者。一曰在野曰稼。○毛氏曰。後熟曰重。

先熟曰穆。○孔氏曰。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穆四

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

禾。以總諸禾也。○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王氏曰。言所納

之備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范氏

曰。宮功。公室之役也。○毛氏曰。宵。夜。綯。絞也。鄭氏曰。女

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用。乘。升也。程氏曰。乘。屋蓋治也。○鄭氏曰。亟。

急也。急當治野廬之屋。○孔氏曰。播種也。○范氏

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

始播種也。○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

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切陰。四之日其

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九月肅霜。十月滌音笛場。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躋子奚切彼公堂。稱彼兕觥古黃切。萬壽無疆。

毛氏曰：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于山林。周禮：凌人曰：正歲十

有二月。今斬冰。冲冲，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韓詩說曰：冰

所聚，不洩則結而為伏陰。孔氏曰：幽上晚寒，故可夏正月藏冰。鄭氏曰：古者日

在北陸陸道也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司寒而

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朱氏曰：蚤，早朝也。韭，菜名。○孔氏

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

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朱氏曰：肅霜，氣肅而霜

降也。○毛氏曰：滌場，功畢入也。朱氏曰：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

樽曰朋。○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稱舉也。

○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張氏曰：民忠愛其

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

祝之萬壽。○呂氏曰：幽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

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鄭氏

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曹氏曰：十二月陽氣尚微，于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微陽幾于息滅，於是開

冰而頒之，速火出而畢，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有在于此，而賓食喪祭，因以致其用焉。

耳。○程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于物也。故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至于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始起冰而廟薦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于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也。○長寧周氏洪謨曰。幽風之詩。說者皆謂幽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幽俗之事。以夏正為言。不知曆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幽風不然。何故他詩之時月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至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為朔易之義。呂氏不察。而謂三正通于民俗。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未有天下之時。可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又何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然則改歲云者。蓋感發栗烈之候。將至。天且既寒也。入此室處于以禦。感發栗烈之寒。爾。○真氏曰。張拭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于詩。有如七月。見于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于此。其論最為懇至。或謂帝王之心法。如精一執中建中。建極。緝熙敬止。不知七月之詩。何者可以脗合之。曰。所其無逸。聖學之始終也。七月述先王之勤民。敬天凝命之大經也。帝王心法。何以加諸。○嚴氏曰。七月。陳幽民農桑之事。而首序謂之王業。猶孟子謂之王道也。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物節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謹按朱子集註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義一段分

布為圖

言祭例  
○仰觀日星俯察昆蟲以知天時女服事乎內上以誠愛下養老而慈幼其祭祀也時霜露之交草木之化以受民事男服事乎外下以忠利力食力而助弱其燕饗也節之日謂陽之月一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下倣此○張氏曰七月之詩皆

四月	四之日	三之日	二之日	一之日
春日遲遲	春日載陽		栗烈	感發
秀萋	有鳴倉庚			
	蠶曰條桑	納于凌陰	鑿水冲冲	
	女執筐求桑 來繁取斧 戕伐遠揚	于耜	其同 載績武功 猷猷于公	于貉 取彼狐狸 為公子裘
	舉趾			
	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			
	其蚤猷 羔祭韭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鳴蜩	振鷄	流火	蕭霜	隕籜	蟋蟀入我
斯蟲動股	在野	鳴雉	在宇	在戶	床下
			載績 載之載黃 其獲	授衣	塞向墜戶
			我朱孔陽	為公子裳	其乘屋酒以介眉壽
	食鬱及薺	食瓜	亨蔡及菽	一斷壺	刺棗
					叔且 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圖之風化  
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  
○謹按詩中 月事獨缺三月嘗觀二章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及三章蠶月條桑至猗彼女言何月今摘其辭布于二月四月之間非敢據以為三月也特以備見幽風

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

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傳周公孫於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

賦鴟鴞萬氏曰此詩作于居東之時而非作于東

蔡氏曰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

流言避居封國○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謂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

流也商人兄或弟及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于周公為兄先所覬覦故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于成王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

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矣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韋子曰此詩作於流言始播之日幼主之疑方橫

國人之議滋沸故公避居東國作此以遺王成王

得此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乃知流言之罪

人命公東征史記云周公奉成王命與師東伐是

也書傳云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將何

所伐乎二年方知為管蔡故有東征之誥大誥首

云王若曰明出自王命也兄弟骨肉之間非奉王

命而遽興師則公之罪與管蔡何差朱子拘泥孔

詩經傳

卷之十一

三

三

三

三

三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音綢。直留切。繆繆。莫侯切。牖戶。今

女音汝下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徹。剝也。朱氏曰。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鄭氏

曰。綢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巢之通氣處。戶。其

出入處也。○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

安固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孔氏曰。王

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

予手拮据。予所掎音居茶。予所蓄租。予音胡子

口卒瘁。日子未有室家。

毛氏曰。拮据。戡拘也。說文。戡。持也。謂以手拘持草也。朱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

貌。持也。茶。萑苕也。孔氏曰。萑苕。謂藨之秀穗也。程氏曰。蓄。積租。取

也。王氏曰。與租賦之租同。朱氏曰。聚也。○毛氏曰。瘁。病也。手病口病

故。○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謂我未有室家之

故。

予羽譙譙。予尾條條。予室翹翹。風雨所漂

搖。予維音呼嘒嘒。

毛氏曰。譙譙。殺也。色界切。條條。敝也。翹翹。危也。嘒嘒。

懼也。○鄭氏曰。音嘒嘒然。恐懼告愬之意。○蘇氏

曰。為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

則其音得無急乎。



申公說云。鴟鴞。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以貽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為之言也。○以育子之恩。勤成巢之拮据。比先王創業之艱難。則全詩當是代先王告誡之詞。所云育子之閔。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俱坦然而無可疑矣。宋儒誤認辟字。附錄朱考亭與蔡沈帖于後。弗辟之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仲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與師以誅之。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自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觀此。則朱子集傳未為定論。居東之非東征。益明矣。

鴟鴞四章章五句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四章

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叙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傳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

其歸三字。申公曰。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此詩。

賦東山。

缺文是勞

孔子曰。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也。

鄭氏曰。成王既得金

滕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二年而後歸。

我徂東山。惓惓。

徒刀切

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莫紅切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戶郎切

枚。

謨悲切

蝟蝟。

烏玄切

者蝟。

音蜀

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毛氏曰。惓惓。言久也。

陳氏曰。惓。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

孔氏曰。零

鍾氏曰歸者將歸未歸之時心悲正在此

言系傳列

卷之十

六

雨零落之也。○毛氏曰濛雨貌。說文濛微雨也。○蘇氏曰。

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

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毛氏曰。士事枚微

也。孔氏曰微者其物微細也。大闕云遂鼓銜枚而進。蝻蝻蠋貌。桑蟲也。郭璞

曰大蟲如指似蠶。程氏曰烝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

在桑野。○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程氏曰蠋卷在葉中居如

士卒之獨處自保其身。敦然獨宿于車下也。呂氏曰。勿士行枚亦歸士

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

叙其情而閔其勞。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力果切

之實亦施。依音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在戶。町。音頂疇

他短切鹿場。熠。以執切燿。以照切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氏曰。果羸。枯樓也。釋艸云。枯萎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齊人謂之天瓜。○

陳氏曰。施。延也。果羸蔓生。延施于宇下。○長樂劉

氏曰。伊威。壁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蠨蛸。

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戶。○程氏曰。町。疇。廬

傍畦壠。為麋鹿之場也。王氏曰。町。畦。村。疇。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

孔氏曰。熠燿。一名螢火。○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

熠燿也。○鄭氏曰。伊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

故有此五物。是不足畏。乃可為憂思。

螢夜飛故曰宵行朱子以為蟲名非矣

詩經傳文

卷之十

十一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音貫鳴于堙音送。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音堆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鶴，水鳥也。將陰雨則鳴。○毛氏曰：堙，蠶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

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洒灑掃拚也。類篇曰：掃除也。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以其苦

人所不取，常在其所。施于堅木，言繫之固，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如苦瓜而繫堅木也。○呂氏曰：婦

人掃灑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夫久匏繫於外，歎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新都楊氏曰：烝

訓為衆，或訓為進，皆不通。蒸字訓藪，麻蒸也。又蒸麻，稽也。烝當訓為麻。軍士從征于外，而麻無人收，或在栗薪耳。○釋文曰：韓詩：栗作蓼，衆薪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切其馬。親結其縞音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縞 婦人禕謂之縞。孫氏云：禕，帨巾也。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

鮮明也。○毛氏曰。黃白曰皇。駢白曰駮。鄭氏曰。之子于歸。謂

嫁時也。皇駮其馬車服盛也。縹。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衿結帨。

爾雅曰。婦人之褱。謂之縹。縹。綫也。注。繫也。○新都楊氏曰。縹。婦人之褱。邪。交絡帶繫于體。卽所謂縷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脫者。解其結也。舊以縹爲帨。誤。又以結縹爲母命。雖同是昏禮。而非詩旨矣。

九十其儀。言多也。○程氏曰。言歸而及時成昏。姻

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昏姻之時也。

嫁女之歸。其馬皇駮。有文彩也。親結其縹。女之親

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

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程氏曰。完。言其完師而歸。無灰凶之患也。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孔氏曰。室家之望。汝

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叙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而忘其勞苦。○

嚴氏曰。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杖杜。勞還役也。序言大夫美之。非也。○韋子曰。兵者毒民于灰

地也。人情誰不樂父母妻子之懽聚。不得已而冒霜雪。犯鋒刃。之灰而不悔者。上有以感激之也。不

則適戍。廝卒。且躡足行伍。奮臂而稱亂。况三軍之衆乎。東山之詩。曲體人情。無隱不透。故卒無脫巾

反戈之患。觀秦之所以速亡。周之所以長久。有天下者。慎無罷敝瓜牙。致其憤怨。而不可戢哉。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

言毀周公也。

說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傳。周人缺三字。賦破斧。

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切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登曰斧斨民之用也說文曰斨斨四國管蔡商奄也朱氏曰四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

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齊詩作四國是匡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奇周公東征四國是吡五戈切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吡化也○朱氏曰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鉢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邁在羞切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鉢邁固也○鄭氏曰邁歛也朱氏曰歛

而固也○范氏曰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嚴氏曰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鉢者斨斨乃幽民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為鑿屬鉢為木屬以類言之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即窮蹙自守周公又遲之三年不為急攻之計未嘗從事于戰陣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斨斨之用為多歷

不忍四國  
陷於反側  
而匡拯之  
便是哀我  
人處破斧  
缺斨如嚴  
氏說亦妙

時久則必敝。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為哉。但能破我之斧而已。缺我之斨而已。其兵器元無損也。蓋周公東征，惟四國是正而已。周公一視同仁，均為我民，乃哀矜之。周公之德如天地，豈不大我。

破斧三章章六句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傳**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

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呂氏曰：觀金

之知周公至矣。今日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據魯傳，思人思公，首章言周之不可無公，下章言欲公之歸亦無難，似無刺意。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鄭氏曰：克，能也。媒者能通三

姓之言。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切

籩



竹為之以薦

果核容四升

豆



豆為之以薦菹

醢容四升

鄭氏曰：則，法也。覯，見也。之子，斥周公也。○爾雅曰：

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毛氏曰：踐，行列貌。○

朱氏曰：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

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

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序九罭美周公也。

傳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申公說同

韋子曰。此是公將歸朝東人欲留之不可得俱倦倦願留之詞朱注只云喜得見公不無失旨矣

九罭

于逼切

之魚鱒

音尊音房

我覲之子

古本切

衣繡裳

毛氏曰九罭纓罟小魚之網也鱒魚大魚也

鄭氏曰設

九罭之網乃後得鱒魚之魚

釋文曰衮衣畫為九章天子畫升

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

程氏曰鱒魚之美者施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覲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逆之

歐陽氏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

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召使久處子外皆鱒魚大魚反在九罭小罟因言我覲之子衮衣繡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

九罭繡裳



五色備謂之繡前三幅後四幅繡以藻粉米黼黻四章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

詩經傳攷

卷之十

三

鄭氏曰。鴻。大鳥也。不宜循渚。喻周公今處東都。失

其所也。歐陽氏曰。云鴻鴈遵渚。遵陸亦謂周公不

翔于雲際。而時東周之人欲公留不去。故曉之云

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信處。今當復其位。不

得留也。公歸無所。朱氏解云。豈無所乎。亦通。程子

重禮往迎也。恐不然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毛氏曰。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歐陽氏曰。公

歸不復者。言公但未歸爾。歸則不復來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 毼 袞 衣



繪龍山華蟲火宗彝

五章天子之龍一升

一降上公但有降龍

以龍首卷然謂之袞

鄭氏曰。東都之人欲周公留。故願無以公西歸。西

歸而東都之人悲。恩德之愛至深也。歐陽氏曰。詩

人猶能愛公。所以○程子以此章為周人祈反周



公誠切之意。於文義不合。仍從傳說為是。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聖也。

傳周公居於魯。魯人觀焉。賦狼跋。申公說曰。周公居

容。而作是詩。

狼跋。蒲未切其胡載鼈。音致其尾。公孫碩膚。赤烏。音昔几

几。

孔氏曰。狼之老者。領下垂胡。朱氏曰。胡。領下懸肉也。毛氏曰。

跋。躡。鼈。踰也。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踰其尾。

○鄭氏曰。公。周公也。孫之言遜。遁也。○程氏曰。孫

者。避而不居也。○毛氏曰。碩。大膚。美也。○朱氏曰。

赤烏。冕服之鳥。几。安重貌。王氏曰。几。人所馮以

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

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于折屐。詩人以赤烏几几

見周公之聖。善觀聖人矣。○朱氏曰。夫公之被毀

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

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

以加夫公之忠聖。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

其立言亦有法矣。

狼鼈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鄭氏曰。不瑕。言不可瑕疵也。

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

詩經傳疏 卷之十 二二

言絲竹  
卷之一  
二四  
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檻于機  
穽。前跋後蹙。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  
以致危困者。以其貪欲故也。若周公至公不私。進  
退以道。無利欲之蔽。謙退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  
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也。唯其  
處已也。夔也。然有恭畏之心。存誠也。蕩也。焉無顧  
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不瑕也。

### 狼跋二章章四句

嚴氏曰。變風迄幽。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周南  
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鄘曹季札所觀  
太師樂歌之次也。今詩之次第。孔子所定也。降秦  
于唐。而挈幽以終之。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  
○韋子曰。東山諸篇。魯詩也。魯之有頌。僭矣。頌者  
告功德于神明。僖公志業未就而薨。其功德足以  
宣宗廟而被管絃乎。予嘗意魯頌。僅風爾。烏得  
頌。既披詩傳。以周公居東諸詩。列于坰駟泮水之  
前。編爲魯風。差慰人意。又疑季札觀樂。何無魯風。  
攷詩譜。國人美僖公之功。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作  
頌。魯詩故不列于風矣。孔子刪定。不敢違天王之  
命。且先君之美。亦何忍削而降之。然其體裁。固應  
次幽風之後。程子謂頌之  
有魯。生於不足。豈其然哉。

詩經備攷卷之十終

詩經備攷卷之十一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鼎玉鉉

攷訂

雅

鄭氏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繇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

言終作列  
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按。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弟耳。亂甚焉。旣移。又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詩傳曰。周公制禮作樂。用之燕享。有小

正焉。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朱氏曰。正小雅。燕  
享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及  
其變也。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

新都楊氏曰。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氏云。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攷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皆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迥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為大雅也。離騷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為伍。十人為什。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

**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

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說** 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  
傳。鹿鳴。伐木。青莪。隰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孔子曰。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氏曰。笙以匏為之。十二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禮書云。三十六簧。大者十九簧。小者古三簧。



呦呦音幽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音去我示我周行

程氏曰呦呦和聲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

樂也○毛氏曰苹萍也鄭氏曰苹蘋蕭鹿得萍呦呦然鳴

而相呼○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毛氏曰

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

鄭氏曰承猶奉也○朱氏曰將行也周行大道也

○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

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嚴氏曰古者上

下交而為泰于鹿鳴諸詩見之儀禮注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客之樂歌也詩不言羣臣惟言

嘉賓總謂羣臣為嘉賓以禮侍臣之厚也詩中求規益序所謂盡心謂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而其勢分隔絕有不可得者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我有嘉賓德音孔昭音示

民不忼他彫君子是則是傲胡教我有旨酒嘉賓式

燕以敖

毛氏曰蒿去刃也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為蒿鄭氏曰孔甚

昭明也儀禮注曰嘉賓既來示我以善視古示字

也○毛氏曰忼愉也左傳作不忼是則是傲言可法傲

也敖遊也○朱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

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傲也○范氏曰式燕以敖言

君

臣不必說

孔氏曰此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乃君子於是則之微之君子指在位衆

君

詩經

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音琴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和樂音洛且湛音耽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琴瑟



琴瑟皆絲屬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後加文武二弦  
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  
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凡五弦盡用

毛氏曰芩草也湛樂之久宴安也○范氏曰非止

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

疏義曰首章所以燕享如此欲其示我周行也二章燕享而又敖遊焉尤欲其示我周行也三章必以燕樂其心則又欲其示我周行也○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

程氏曰四牡之義閔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傳四牡勞使臣之勤也申公說曰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

四牡騤騤音非周道倭於危切遲音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

我心傷悲

毛氏曰騤騤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

歷遠之貌程氏曰倭遲同遠也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

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鄭氏曰無私恩

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

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

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倭遲韓詩作倭夷

四牡騤騤嘽嘽音難駱音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

啓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

駱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氏曰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

暇啓跪爾雅注云小跪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人

可知矣疏義曰啓居猶言動靜不遑啓居王事故也不然則可以閒暇矣

翩翩音篇者雛音佳載飛載下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盬不

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雛夫不也郭璞云今

鵠鳩也程氏曰雛翩翩能飛之物或飛或下集於所

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致不遑

將父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

毛氏曰將養也



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起音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櫞起音也。

駕彼四騮。載驟助救切。騏騏音。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

毋來諗。音審

毛氏曰。騏騏。驟貌。說文。驟。馬疾步也。騏。馬行疾也。○鄭氏曰。諗。告

也。君勞使臣。述叙其情。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

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朱氏

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乃為之探其情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燕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此其見之矣。○王氏曰。母恃子以養。甚于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于天下。下國蒙被聲

教。是以有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于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傳煌華。遣使臣也。申公說曰。煌華。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餞之。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音征征夫。每懷靡及。

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

濕曰隰。○程氏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

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于彼原隰。言高下皆同

其光華。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才。能將君命。為國光于外。爾于原隰者。其道路所經也。

毛氏曰。駉駉衆多之貌。程氏曰。駉駉。征夫行人也。俊健之狀。

○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惟恐不能宣達。是每

懷靡及也。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駼。皆駟之

良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鄭氏曰。如濡。言鮮澤

也。○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歐陽氏

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

毛氏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程氏曰。採。察

求訪。使臣之大務。華陽氏曰。王者遣使于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

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洽而能正君者也。○新都楊氏曰。載馳載驅。墨子曰。古者國君諸侯之間。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張氏榜曰。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如謀及庶人。卿士。是也。度。有體量之意。如考中度。妻。量度取中。是也。詢。有究問之意。如詢于八虞。詢于芻蕘。是也。

我馬維駒音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駒音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疏義曰猶言和柔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切

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駟。音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前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均調也。程氏曰沃若既均皆整順之狀

疏義曰所以諏謀度詢者以有靡及之心而然也

○韋子曰天下國家事繁責重非可以僑心矜氣任之也每懷靡及不特使臣當時屢恐懼每事罷勉凡左右先後之臣禮樂兵農虞刑之司何事易及何人能及自以為及所缺實多所以先王遣使必使之諏謀度詢周知天下之故以廣天子之視聽而後壅蔽盡撤庶績咸熙夫豈細故哉叔孫穆子曰皇華君教使臣每懷靡及敢不拜教為人臣者當服膺斯語矣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朱氏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垂涕泣而道之義也

傳常棣燕兄弟也。申公說曰常棣天子燕兄弟之歌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孔氏曰此與唐棣異木爾雅故別釋毛傳以為常棣

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華乎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

為是  
葉韡韡

則鞞鞞然盛。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鞞鞞然。○程氏曰。鞞鞞。鮮華壯盛之貌。不作。耐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新都楊氏曰。詩疏云。花下有萼。鞞而光明也。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古說相傳如此。宋人解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鞞鞞乎。非惟背詩義。且背字義矣。○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薄侯切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鄭氏曰。死喪可怖畏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程氏曰。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

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

恃。歐陽氏曰。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飛鳴而求其類。○攷哀訓聚。如程歐

之說。是矣。朱子謬解為積屍哀聚。偏泥死喪。不知詩義上下各開說也。

脊井益切令零音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毛氏曰。脊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程氏曰。言兄弟相須。

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

○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于患難。

義有不得相救。則况也永歎而已。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

此失其本心者也。彼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親親及疎。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于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于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非不憂悶。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爾。○黃氏佐曰。良朋固非忽然忘情者。人在患難之時。朋友力可救助。則救助之。然或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勢不能行也。

兄弟鬩

許歷切

于牆。外禦其務。

音侮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毛氏曰。鬩。狠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

鬩而外禦侮也。烝。填。古聲。寘塵同。久也。猶無相助

已者。○朱氏曰。烝。發語聲。戎。助也。

疏義曰。死喪相恤。患難相救。是

天理之本然。鬩牆禦侮。則人欲昏迷之極。而天理又有不可滅者。于此尤見兄弟為至親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蘇

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相責望。

則兄弟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

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

弟也。

儻

賓胤切

爾籩豆。飲酒之飶。

於慮切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毛氏曰。儻。陳也。○蘇氏曰。飶。饜也。

毛氏曰。飶。私也。不脫。屢升堂。謂

之。○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和樂而相親慕也。○疏

義曰。孺。真誠相悅。無或偽也。

具。俱也。與莫遠。具。邇。義同。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音吸和樂且湛。持林切

鄭氏曰。好合。志意合也。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

○毛氏曰。翕。合也。○韓詩作和樂且耽。言樂之甚也。程

氏曰。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

弟既志意翕合。故其和樂久而不厭。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讀作奴是究是圖。亶都但切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究。深。范氏曰。窮究也。圖。謀。亶。信也。○程氏

曰。言能如是親睦其宗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

孥。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呂氏

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

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眉山

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為兄弟于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之。以信其然否。○韋子曰。富辰云。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蓋手足之義。缺一不可。死生苦樂。無時可離。而侯王之門。易啓嫌忌。何哉。讀周公是詩。則滅親定亂。大不得已。而悲閔惻怛之情。亦于此見矣。

常棣八章章四句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

歸厚矣。

說伐木。天子燕友之歌。傳總序。於鹿鳴。

內江趙氏曰伐木幽谷之口則音响答出以虛也鳥遷喬木之顛則呼鳴遠及其勢便也

伐木丁丁。陟耕切鳥鳴嚶嚶。音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

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去聲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

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曰。聲相應也。朱氏曰。嚶

嚶。鳥聲之和也。程氏曰。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鳴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

然其鳴。蓋求其應。毛氏曰。幽深。喬高也。矧。況也。○鄭氏曰。

遷徙也。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

可不求之。○程氏曰。朋友之信。常久不渝。可質於

神明。和謂相好。平謂不變。○疏義曰。和平。猶和好

也。心志孚合。相與無窮。所謂終和且平也。○朱氏

曰。能盡其道於朋友。鬼神亦必聽之。而錫以和平

之福。見上下文而泰也。

伐木許許。呼古切酒有藇。音叙既有肥羜。音甯以速諸

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鳥粲酒。所懈切埽。蘇報切陳饋

音匱八簋。音軌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毛氏

曰。以筐曰醜。以藪曰酌。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藇。美貌。羜。未

成羊也。○鄭氏曰。速。召也。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

言我不顧念也。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毛氏曰。微。無也。粲

鮮明貌。孔氏曰。粲。然掃酒其室庭。陳飲食之饋。圓曰簋。天子八簋。○

孔氏曰。牡。肥。羜。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程氏

曰。既有肥羜。當以召諸父。寧其不來。無使我恩意

不至也。既有肥牡。當以召諸舅。寧其不來。不可使

我有不厚之罪。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

自責而不貴于人。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上聲。兄弟無遠。民之失

德。乾餱音候以愆。有酒湑思叙切。我無酒酤音沽。我坎坎鼓

我蹲蹲七旬切。舞我迨待音。我暇矣。飲此湑矣。

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貌。○范氏曰。先

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程氏曰。籩豆成列

當以燕樂。兄弟無相疎遠。朱氏曰。無。遠。皆。在。也。○毛氏曰。餱

食也。孔氏曰。民之失德。正。繇。乾。餱。之。食。不。分。于。人。以。獲。愆。過。湑音六切之也。

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泝之而去其糟也。○鄭氏曰。酤。買也。○李

氏曰。坎坎。鼓聲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

迨。及也。及我今之間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

之意。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責。故君子于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

酤之。不以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

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

韋子曰。此王者燕親族故舊之詩。情意懇篤。盡握手道故之權。如尋常朋友然。絕無堂陛尊嚴之氣。

周之屏翰。所以維固于數百年也。疏義曰。交友之道。始終為難。玩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則朋友之好。

久而不懈。其致和平之福。所必然矣。秦皇漢祖。抑何忍耶。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詩六章章六句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

報其上焉程氏曰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于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陳人君受

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繇君德之所致也

說天保大臣祝頌天子之詩傳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去聲俾爾

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爾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

毛氏曰固堅俾使除開也○鄭氏曰單盡也疏義曰燕

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

莫不庶止申言單厚多益之意○程氏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又

除有消去之義○朱氏曰除舊而生新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毛

氏曰庶衆也疏義曰猶所謂其來如幾其多如法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音翦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

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聞人氏曰戩與翦同盡也穀善也○毛氏

曰罄盡也疏義曰無處而不受福則隨所處而皆善故以戩穀言罄無不宜又覆說戩穀

之意○鄭氏曰遐遠也天子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

如日且不足也○書傳曰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

之而猶不足也歐陽氏曰既日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

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復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

阜曰陵。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

不已。鄭氏曰。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

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禘烝嘗。于公先

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毛氏曰。吉。善。蠲。潔也。王氏曰。吉。言誠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

酒食也。享。獻也。春日祠。夏日禴。秋日嘗。冬日烝。爾

注云。祠之言食。禴。新菜可。禘。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鄭氏曰。公。先公。謂后

稷至諸暨。直爾切。朱氏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毛氏

曰。君。先君也。卜。予也。○鄭氏曰。君曰卜爾者。尸嘏

主人。傳神辭也。○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

黃氏佐曰。使其長為天地山川之主。華夷民物之君。○疏義曰。此言祖宗降

福之故。必述嘏詞以祝之。明其出於神意。而非無

徵之言也。

神之孚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

百姓。徧為爾德。

炊黍稷曰饎。儀禮。是也。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詒遺也。○

程氏曰。質實也。○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為。日用飲

食而已。○鄭氏曰。黎衆也。羣衆百姓徧為女之德。

言則而象之。黃氏佐曰。人君統天下以為治。則兼天下以為福。民質二句。自民心之淳

言羣黎二句。自民行之與言。○謝氏曰。不澆薄。不巧詐。渾然如太古之民。是謂質。日用飲食。是見其質實。非即是質。○疏義曰。神降多福。不惟福爾。一身而已。必使民德歸厚。而為人君之大福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音愆不崩。如松

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

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黃氏佐曰。只向盈向明之意。呂氏有進無退之

也。說也是也。毛氏曰。騫。虧也。○鄭氏曰。如松栢之枝葉常

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程氏曰。無不承其庇。蓋物而不彫。如松栢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

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

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

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傳采薇。勞師也。傳以此詩列于六月車工諸篇之間。為宣王中興續小止之詩。

申公說曰。宣王之世。既驅獫狁。勞其還師之詩。

詩經補注

卷之十一

七

韋子曰采薇。出車。毛鄭以為文王受紂之命。命將出師以禦玁狁。天子與王指紂。謬矣。朱子疑之。改為周王近是。第文王雖得專征伐。未顯然躋天子位也。安得遽云自天子所命我耶。若武王成康之世。並無伐玁狁昆夷事。即謂文王時昆夷侵周。然攷世紀。文王閉門修德。不與戰。則未嘗命將伐之。况文武之臣。絕無南仲耶。此從來疑案。嘗披漢書。有云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作歌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則非周初之詩明矣。既讀魯傳曰。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以出車采薇采芑。次于六月之後。事實連絡。足破羣疑。則常武之南仲。安知非此南仲乎。或曰南仲而係以太祖奈何。曰王命卿士者。謂命南仲于太祖之廟。拜為大將。而太師皇父又一人也。若謂將不可三。何又命程伯休父乎。懿王時事未可考。而征伐玁狁見于六月之詩。其為宣王詩無疑矣。如是則玉事也。天子也。明明指周宣王。而宋儒迂曲回護。皆未見詩傳爾。申公先于毛韓。必非臆揣者。予故信傳說為是也。○曹氏曰。西北二虜相犄角為寇。故征玁狁則西戎作。伐西戎則玁狁平。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

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毛氏曰。薇菜作始生也。○鄭氏曰。重言采薇者。丁

寧歸期也。莫晚也。歲晚之時乃得歸。又丁寧歸期。

定其心也。○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

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朱氏曰。叙其勤苦

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氏曰。毒民不繇其

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

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詩經補文 卷之十一 大

毛氏曰。柔始生也。○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則  
饑則渴。言其苦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  
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  
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切我行不來。

鄭氏曰。剛。謂少堅忍時。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  
無陽。故名此月爲陽。鹽。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  
氏曰。疚。病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長  
樂劉氏曰。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

死。而不敢顧其親也。○朱氏曰。此見士之竭力致

死。無還心也。

黃氏佐曰。我行不來。要發出奮不顧身。以身殉國意思。纔是風之以義。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尺奢切戎車

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

○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毛氏曰。業業。然

壯也。捷。勝也。○程氏曰。君子。總強盛之車甲。豈敢

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

音葵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音肥

四牡

翼翼。象弭。

音迷

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爾說作爾  
亦華盛也

說文弓弩矢也象鑄括羽之形

服盛矢器魚獸名其

矢



服魚



釋名云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

背皮班文可為矢服

毛氏曰駸駸疆也○程氏曰依依止所處也腓從

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言君子所處小人從

而動也鄭氏曰腓當作莖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戎役之所莖倚毛氏曰翼

翼閑也程氏曰行列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紕音計

也孔氏曰釋器云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然則弭者弓梢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弓反末也

也紛與結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解紛也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不為解纏而設但因物取

用以弓必須骨若纒或有紛可以解之耳魚服魚皮也○鄭氏曰服矢

服也戒警勅軍事也孔甚棘急也○程氏曰整練

其車甲修治其器械日為戒備獫狁之事甚急故

也黃氏佐曰待之以不可勝備之以不可乘終日若對敵然若此者蓋以獫狁之難甚急恃利而

忘備未有能濟者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去聲芳菲切行

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

氏曰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

勤勞之甚也○程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

依依盛貌  
霏霏飄瞥  
之狀遲遲  
所謂心急  
恨行遲也  
須得追憶  
感嘆之情

久言行道遲遲則見其歸思之切心如饑渴其傷  
 悲甚哀人莫知也嚴氏曰遣戍而言莫知其傷悲乃所以深知之○毛氏  
 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此皆  
 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  
 怨雖憂而能勵矣

韋子曰戰危事臨事而無恪惕之心必敗故詩人於遣戍役而代為之言曰我戍未定我行不來又曰豈敢定居豈不日戒所以警惕其心也雖戍不主戰然虜情莫測心不可弛操是心以禦邊則三捷可期生還有日故又道其悲傷之情以感動之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嗚呼此周之所呼此周之所呼以中興也乎

### 采薇六章章八句

序出車勞

力報切

還率

所賴切

也

鄭氏曰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

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傳出車勞將帥也

說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

史籀美之賦也

攷漢書云宣王興師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日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則

采薇出車為宣王之詩益審矣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

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去聲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

鄭氏曰自從也謂以王命召已使為將率也○程

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曰。棘急也。○程氏曰。陳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黃氏佐曰。重在自天子所二句言承王命之重趨事不可以不敏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彼旒旒斯。胡不旒旒。音蒲佩切憂心悄悄。音七小切僕夫况瘁。音萃

鳥隼曰旒。龜蛇為旒。曲禮所謂前朱雀後玄武也。

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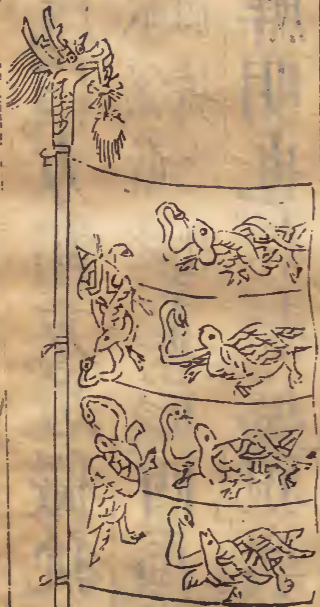
旒



是况作悅為

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毛氏曰。龜蛇曰旒。旒于旌鳥隼曰旒。旒旒旒垂貌。○程氏曰。于郊行矣。旒旒垂委之狀。胡不猶莫不。○鄭氏曰。况。茲也。將率既受命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程氏曰。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意瘁。

旂



蛟龍為旂所謂左青龍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旒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氏曰。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

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

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也。

彭彭。四馬貌。

蘇氏曰。彭。壯盛也。

交龍為旂。央

央。鮮明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程氏曰。此指元帥

之名以顯其功。赫赫。德名顯盛。主言城而勝玁狁

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

呂氏曰。一章言車徒始集于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

章言方治兵之時。衆車並列于郊。此車設旂。彼車建旄。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古者出師以

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天子言行三軍。亦日臨事而懼。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

子之命。以令軍衆。于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旄。威靈氣燄。赫然動人。二章之戒懼。三章

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毛氏曰。塗。凍釋也。

孔氏曰。雪

落而釋為塗泥。是春凍始釋也。

簡書。戒命也。

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或曰。簡書

策命。臨遣之辭也。

鄭氏曰。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

釋而來反。

孔氏曰。今我來思。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明是未歸之辭。

長樂

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

北而西。不遑起居也。

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

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嘒嘒

於遙切

草蟲趨趨

音剔

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音冲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叶胡切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喻近西戎之諸侯

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

阜螽之聞草蟲焉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程氏

曰此復言兵出而衆和爲一方所僣望南仲之功

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

是也○朱氏曰薄之爲言聊也不勞餘力矣

春日遲遲卉

許貴切

木萋萋

音妻

倉庚喈喈采芣祁祁

祈執訊

音信

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

鳴采芣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

首當訊問者○鄭氏曰醜衆也執其可問所獲之

衆以歸當獻之也○毛氏曰夷平也

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

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

而歸豈不樂哉繇我南仲之功赫赫然顯大而玁

狁之患遂自此平也○吳氏師道曰一章受命戒

警二章臨事戒懼三章威怒奮揚出征時也四章

感慨久役五章感念室家六章和樂歡欣既征而

歸也先戒懼而後奮怒故其怒也無敵先勞苦而

後悅樂故其樂也有終非但曲盡人情抑且當乎義理詩人之善言如此

出車六章章八句

序杖杜勞還役也

言系傳五 卷之十一 三  
傳杖杜勞戍也。說杖杜勞還戍之詩。

有杖之杜有皖華板切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皖實貌。○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

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鄭氏曰嗣續也。

續嗣其日言常苦無休息十月為陽遑暇也。○范

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

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為甚。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北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丘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

今勞苦。○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春將暮矣歲

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車切

幘尺善切四牡瘠瘠音管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暮矣。○毛氏曰檀車役車也。

幘幘敝貌瘠瘠罷貌。○朱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

母之憂也。○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

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疏義曰前二章雖有王

情也。○釋文作檀車張張同幘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切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來。我念之。

憂心甚病。○毛氏曰。逝。往。劉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恤。憂

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王氏曰。

會卜筮之言。皆曰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

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出車勞

率。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

為入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

也。

杖杜四章章七句

鹿鳴之什十篇闕一篇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

七句

詩經備考卷十二

竟陵鍾惺伯敬

攷訂

金川帝調鼎玉鉉

魚麗之什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

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嚴氏曰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所謂終於逸樂後序衍說也。○黃氏曰文武之時頌聲未作此詩燕饗之樂歌非告神明之詩而曰可以告亦要其後而言之耳。○韋子曰序首一二句當時太史得詩載其事也。子夏作序亦因舊文未必一一改竄之也。其下皆衛宏輩臆揣附

綴非詩之本旨矣。

傳魚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

魚麗音離于雷音柳鱮音常鯨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雷曲梁也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雷也鱮揚也陸璣曰鱮一名黃頰魚是也鯨鮐也郭璞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程氏曰雷魚筍之易作者麗於雷者亦美

大之魚也見其盛多○朱氏曰君子指主人旨且

多旨而又多也蘇氏曰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繁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間暇而為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雷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氏曰鱧魴也郭璞曰或作鱧魴或作鱧魴

魚麗于雷音優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鯉乃兼切也郭璞曰鯉今鯉額白魚也鮎別名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張氏曰嘉者陳之樽俎皆珍羞也。

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呂氏曰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

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言借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有及時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物不常有不

待時而取之物不常有不

待時而取之物不常有不

待時而取之物不常有不

待時而取之物不常有不

程氏曰有富有之意

言終作五  
可必其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  
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  
曲全也。○呂氏曰。有。卽所謂借也。物雖盛多而借  
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  
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  
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三章二句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

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伐。方改定  
制度。至成王。然後至定功成。傳曰。太平。治  
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此周  
王燕大臣之詩。太平君子。衍說。專指成王。更非。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王雪山云。罩。胡郭切。魚。回  
幹水聲。則樂如字。不叶去聲。

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

山陰陸氏曰。嘉魚。鯉  
質鱗。肌肉甚美。食  
乳泉出于丙穴。○黃氏曰。周都西。比以南方之  
魚爲美。故曰南有嘉魚。水必獨指丙穴之魚也。○

王肅曰。烝。衆也。○毛氏曰。罩。籠

助角也。李巡曰。籠  
切。編細竹以  
爲罩。捕  
魚也。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也。○呂氏曰。嘉魚

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

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

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

其樂與賢之心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

故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汕音汕。以薄取魚也。衍看

毛氏曰。汕。櫟側交切也。李巡曰。汕。以薄取魚也。衍。樂

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罽。下捺之

如汕。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淮南子。罽者抑之。罽者舉之。為之難易異。得魚一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

之。樛音鳩。瓠音護。纍音縲。綏音綏。

呂氏曰。樛木下垂。以與君瓠之甘者。以與賢。南有

樛木。甘瓠纍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毛氏

曰。纍。蔓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纍之。鄭氏曰。綏。安也。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毛氏曰。騅。壹宿之鳥。鄭氏曰。一宿者。一意於其所宿之木也。李氏曰。

賢者羣然如騅之來集也。嚴氏曰。人君之於賢者。始則多方勤求之。繼則

禮貌。以招延之。其後則賢者聞風自至。如翩翩飛鳥羣然而自來也。○孔氏曰。又燕

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思。語辭也。又思。既

加而無已也。○韋子曰。求賢固亟。而衍樂尤難。倘

情弗歡暢。雖與其天祿。有不樂者矣。綏。情意綢繆。亦所以樂其心也。故曰樂與賢者共之。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

首二句孔氏以鳥之擇木喻賢者擇主物類相感亦好

鄭氏曰櫟者今之捺罽也



說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傳與天保同。大臣所以報王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曰。夫須。莎草。可為簞笠。萊。草也。○

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國大多賢才。程氏曰。草之衣。

被于山。成蒼蔚之美盛。猶君子為邦家之基本。○鄭氏曰。只之言是也。○

毛氏曰。基本也。○孔氏曰。無期。無期竟也。○呂氏

曰。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

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

也。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

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禍。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程氏曰。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材以濟用。與君子

為邦家之光榮。○鄭氏曰。光明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程氏曰。杞李。可食之物。與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

不已。言令聞無窮。○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

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音紐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

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櫨也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

盛也程氏曰栲杻木之高者益山之高與君子德音茂盛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音矩北山有楛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樂

只君子保艾五蓋切爾後

毛氏曰枸枳枸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榲鼠

梓郭璞云楸屬也陸璣曰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髮也耇老也孫炎云耇

面凍黎色艾養保安也程氏曰枸榲木之尤高大者與君子德澤長遠施及

後世故云保艾爾後

韋子曰此詩序云樂得賢君子指嘉賓諸侯與羣臣俱賓矣第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諒非頌美臣子之辭茲閱魯傳說始知為大臣報主頌美天子之詩則君子仍指王而邦家之基光民之父母皆言其得賢以輔治政教宣朗而德音茂著國祚永長也呂東萊云賢才之盛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頗與傳合則眉壽黃耇保艾爾後俱就頌美王者說未為不可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

說蓼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傳云皆天子之燕諸侯也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漙漙息叙切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蕭上露貌

零露於蕭  
王心寫於  
諸侯皆天  
道下濟者  
故以為與

○鄭氏曰。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留恨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疏義曰。若此有所疑。彼有所畏。猜嫌妨忌。安能致此樂乎。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音攘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

爽。壽考不忘。

毛氏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

鄭氏曰。為龍為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

及已也。爽。差也。○疏義曰。其德不爽。則勸戒之辭。壽

考不忘。長久而安寧也。

呂氏曰。四海諸侯。遠近大

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于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丘氏曰。見

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于

心也。○呂丘二公。皆從鄭箋。謂澤及四海。諸侯朝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上聲

既見君子。孔燕豈

音愷

弟。宜兄

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泥。沾濡也。豈。樂弟易也。

呂氏曰。天子之

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言之。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

為龍為光  
仍是美賢  
侯增光王  
國不爽亦  
美侯德之  
有覺耳

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黃氏佐曰。豈弟當依輔氏。作嘉其樂易之德。就燕時見之。宜兄宜弟。如不以庶奪嫡。不以孽代宗之意。有豈弟之德而能宜其兄弟。則有令善而無瑕疵矣。豈不壽而且樂乎此。訓不悖傳。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條革冲冲。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條。轡也。革。轡首也。冲冲。垂飾貌。

在軾曰和。在鑣曰鸞。于實周禮注云。和鸞皆以金

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詩曰。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鄭氏曰。攸所也。王氏

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條革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所以示慈惠。○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說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與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程氏曰。足意。蘇氏曰。久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滌宗也。

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歐陽氏曰。露以夜

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

霑於物。非至曉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

詩經卷之五

卷之五

八

至醉則不止。飲酒至夜者。所以申燕私。盡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程氏曰。豐草柔從而盛者。以與同姓之親。○鄭氏曰。豐

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

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程氏曰。同姓成歡樂禮數也。范氏曰。

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生者。在宗載考。禮成而

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

王恩被諸侯爾。疏義曰。杞棘性堅強。承露雖厚而不低屈。飲酒而不困於酒。則可謂

令德矣。○程氏曰。杞棘卑下之物。與小國諸侯。○孔氏曰。顯允。明信也。○

鄭氏曰。令善也。○程氏曰。言諸國之君。皆明信君

子。承王惠澤。莫不修德以奉上。忠順之心。溫克之

容。皆令德也。

其桐其椅。於宜切。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桐梓高大之木。與大國諸侯。離離。猶累累。歐陽

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

在燕有威儀爾。○程氏曰。言大國之君。承王惠澤。

莫不皆修其令善之儀。孔氏曰。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曾氏曰。前

言樂作焉  
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 湛露四章章四句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鄭氏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說彤弓。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徒冬切弓起音。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虛王切

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孔氏曰。彤弓。漆之色赤。旅弓。漆之色黑。賜弓。赤一而黑十。

以赤爲重耳。昭。弛貌。○李氏曰。言者。語辭。○王氏曰。受

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

毛氏曰。貺。賜也。○鄭氏曰。一朝。猶早朝。大飲賓曰

饗。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呂氏曰。天子賜有功

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

爲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

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

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鍾鼓大樂也。饗。盛

禮也。○彤弓。昭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我有嘉賓。中

心祝之。言其誠也。鍾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

朱氏曰。載。抗之也。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蔡以韜之。毛氏曰。喜。

樂也。右。勸也。孔氏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

彤弓昭兮。受言蔡。古刀切。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去聲。之。鍾

鼓既設。一朝醕。市由切。之。

毛氏曰。蔡。韜也。釋文曰。醕。報也。○鄭氏曰。醕。猶厚

也。勸也。孔氏曰。毛傳。醕。報也。言為饗以報其功也。

孔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孔叢子

左傳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燕。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燕。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于大禮以自取戾。○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苟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韋子曰。賞功。勵世之大典。賞當厥功。則天下激勸。吝嗇不賞。則天下解體。蓋一事乖舛。而治亂服畔。分于其間矣。可不慎歟。詩曰。中心祝之。一朝饗之。得激勵之道矣。嗚呼。漢高亦負德哉。

彤弓三章章六句

序菁菁者莪樂育人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

樂之矣。鄭氏曰。樂育人材者。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

說菁莪。天子燕賓興之士。則歌此詩。傳。皆所以燕賢也。

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與。

菁菁者莪。音切。五何。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

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昌黎

韓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范氏曰。養天

下之賢材。莫如致敬之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

矣。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張氏榜曰。我心為社稷喜。為蒼生喜。非聲音笑貌之為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古者貨貝。五貝為

朋。賜我百朋。得祿多也。孔氏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大貝。牡貝。么貝。小貝。

不成貝。為五也。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朱氏曰。見之而喜。如

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切。芳劍。



毛氏曰。楊木為舟。○黃氏曰。載沉載浮。言舟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鄭氏曰。休者。休休然。○疏義曰。心既安定其喜可知。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

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子以為非。於是復為南陔之什。則小雅皆復孔子之舊。

序南陔

古袁切

孝子相戒以養

去聲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鄭氏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于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公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孔氏曰。此三篇。

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公。

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公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公。

毛氏曰。有其義而公其辭。

張氏曰。人或言公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

得有此篇。必有其辭。所以公者。良繇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鄭氏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公之。○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繇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公。使相從耳。○孔氏曰。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

在笙中吹之。所以亾者。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

### 毛氏曰有其義而亾其辭。

呂氏曰。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日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繇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繇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繇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董氏以為笙入者。有聲而無詩。其說不為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六篇。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劉氏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亾其辭。非亾失之亾。乃無也。○黃氏震曰。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間。以為笙者有聲無辭。雪山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有聲無辭。至晦庵云。六詩曰笙日樂日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

韋子曰。南陔六篇。既為笙歌。其有聲而無辭。復何疑哉。東萊以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和歌。不知樂有有辭者。有無辭者。古今一也。繇唐鳳雛七曲推之。漢魏而上。若此頗多。況太古之于喁乎。近世琴譜。如梅花三弄。水龍吟。孤猿嘯之類。必欲強綴以文。反不調矣。毛公改什。固非古。朱子以白華彤弓為什首。於義未當。攷魯傳。續小正。自六月分。申公說。自六月至車牽為小正。續鄭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是先王之變小雅。予故

總附六篇於此。而以六月爲什之首。以復魯詩之舊。宣王中興。光復文武之業。雖少康武丁之烈。何加焉。其詩續正小雅。惡乎變。惡乎變耶。

魚麗之什七篇六篇無辭。凡三十章一百三十八句。

詩經備攷卷十二終

詩經備攷卷十三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小正續

鄭氏詩譜曰。小雅六月之後。皆謂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正之次也。

傳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

按魯傳。六月至車。率爲小正續。以其俱宣王時詩。可

以續正經也。鼓鍾至都人士。爲小正傳。蓋自昭穆迄幽平。公卿士女之作。附錄于後。雖美刺錯殊。然皆出于好惡之公。而不拂其性情之正。亦足傳于後世。故曰傳也。毛公作序。始分正雅變雅。未聞孔子有是說也。子故從魯傳。以爲小正續云。

六月之什

鄭氏曰。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

言多未當  
固是漢儒  
所撰

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直類切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

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傳

六月北伐也。

鄭氏曰。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申公說曰。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獫狁。史籀美之。

六月

棲棲

音西

戎車旣飭

音勅

四牡騤騤

音葵

載是常服。玁狁

獫狁

尺志切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棲棲。不安也。

○鄭氏曰。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

輅。其等有五。

孔氏曰。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

注云。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孔氏曰。飭。齊正也。長樂劉氏曰。旣飭者。

補遺棲作  
憊以悽悽  
之時而車  
飭馬強如  
此是爲王  
者之師

孔氏曰言載者以戎服當戰陣特乃服之在道故載之

詩經傳

卷十三

二

謂甸出乘車。必簡閱其車甲。牛馬士卒于戈。以為精強也。○王氏曰。駉駉馬強

而有節也。○毛氏曰。服戎服也。○鄭氏曰。戎車之

常服。韋弁服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匡正

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國之封畿。○李氏曰。

司馬法。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玁狁侵伐

不得已也。黃氏佐曰。匡是正華夷之大。分不使夷狄得以侵中國意。

比去聲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

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官較人云。

凡大事。毛馬而領之。凡軍事物馬而領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比物者。比同力之物。則

法也。蘇氏曰。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長樂劉氏曰。閑習之

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教閱有素也。○毛氏

曰。師行三十里。漢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鄭氏曰。王曰。今

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劉氏曰。所以出

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朱

氏曰。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

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玉容切。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

有翼。其音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修。長廣大也。顛。大貌。奏。為。朱氏訓。薦。作薦。膚。大。公。

奏如奏劾之奏共雖訓供有寅恭之意

詩經傳

卷十三

三

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

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

鄭氏曰：

服事也。○范氏曰：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其武

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獫狁匪茹。

如豫切。

整居焦穫。

音護。

侵鎬。

胡老切。

及方。至于涇

陽。

音志。

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

去聲。

以先啓行。

鄭氏曰：匪，非。茹，度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

毛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鄭氏曰：鎬也。方

也。皆北方地名。

漢書：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

獫狁之

來侵，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侵至涇水之北，言

其大恣也。織微。

音輝。

織也。

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織。

毛氏曰：鳥

章錯革鳥為章也。

孔氏曰：錯，置也。革，急也。書：急疾之鳥，隼是也。

白旆繼

旒者，央央，鮮明貌。元大也。

韓詩：章句曰：元戎，大戎也。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

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衛扼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

○王氏曰：軍前曰啓

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

兵法：兵無選鋒曰北。○朱氏曰：言獫狁不自度量

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

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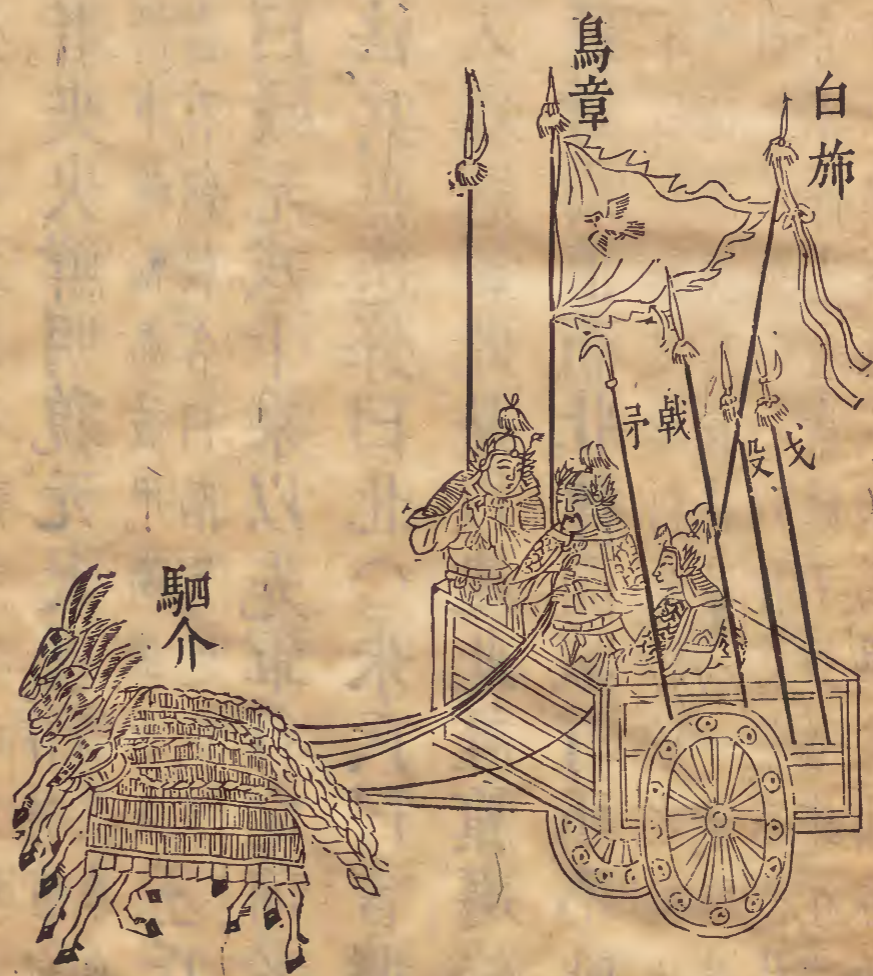
韋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勝敗之機，決於此矣。蓋必

訓練精熟，拔其長技，萃為一卒，臨陣視敵，堅瑕而

善用之。或先薄之以挫其銳，或隱伏之以擊其惰。未

有不得志者，庸帥不知選鋒，往往以卒予敵，痛哉。平原廣野，元戎鎡馬為先。山谷險隘，輕騎精卒為先。長江大海，樓船戰艦為先。顧用之若何爾。

周元戎圖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戎戎車先軍之前鋒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及戟矛插於鞞幟盡鳥隼之章

戎車既安如輕

音至

如軒四牡既佶

其乙切

既佶且閑薄

伐獫狁至于大

音泰

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鄭

氏曰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

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

孔氏曰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

至于太

原毛氏曰言逐出之而已吉甫尹吉甫也

鄭氏曰此時大

將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

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非文

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爲

法也

浚儀王氏曰西域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

呂氏曰酒  
誦矧太史  
友內史友  
君固以臣  
為友也

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漢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毆之而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

友。魚音鼈音臙音會音鯉音。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氏曰。祉。福也。○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毛氏曰。御。進也。

○孔氏曰。進諸侯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氏曰。魚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毛氏

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

之臣處內。○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

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若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

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

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

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于氏曰。吉甫為

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閱。何暇議勝敵哉。藍田呂氏曰。上三章。言自

治之備。四章。言玁狁來侵。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

有備。車馬安閒。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

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

消矣。



韋子曰。戡定邊疆。易輔養君德。難。倘非純孝樸忠之臣。朝夕迪王心。而納于善。則功多而志怠。易滋黷武之虞。范文子不欲戰勝。不為無見也。其言口誑。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子謂外患不難除。而內憂不可舉似。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所以克復文武之境。而致中興也。惜晚治不競。意所與處者。非其人乎。

六月六章章八句

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傳采芑。南征也。

說曰。采芑。宣王命方叔征荆。荆人來歸。史籀美之。

薄言采芑。

音起

于彼新田。于此菑

音緇

畝。方叔涖

音利

止其

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

車有奭。

音力

簟茀。

音弗

魚服。鉤膺。鞶革。

毛氏曰。芑。菜也。

陸璣曰。芑。菜。似苦菜也。朱氏曰。卽今苦蕒菜。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

程氏曰。薄言。發語辭。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

方叔。卿士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衆于扞也。○程

氏曰。師于。猶今兵甲試。肄習也。衆且練也。○鄭氏

曰。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蘇

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毛氏曰。奭。赤貌。○

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簟為之蔽飾。○鄭氏曰。茀

之言蔽也。魚服。矢服也。○毛氏曰。鉤膺。樊纓也。○

鄭氏曰。鞶革。轡首垂也。

呂氏曰。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日其車三千。率止。則

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瑒瑒。七羊服

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葱珩。音衡叶戶郎切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氏曰。交

龍為旂。龜蛇為旐。程氏曰。旂旐。中央言整肅。○毛氏曰。軼。長轂

之軼也。朱而約之。孔氏曰。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加以朱漆也。錯衡。文

衡也。孔氏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瑒瑒。聲也。朱氏曰。鈴在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

朱氏曰。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毛氏曰。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瑒。珩聲也。蔥。蒼

也。三命。蔥珩。李氏曰。蔥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蔥。如蔥之色。○程氏曰

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黃氏佐曰。方叔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之觀。瞻其勝敵也。必矣。

○曹氏曰。芾。佩非軍服。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類是也。或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此乃啓行之日。服之。非臨敵時也。亦有理。

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

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切

孔氏曰。駟。駟然而集也。○朱氏曰。隼。鷓屬。急疾之

鳥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隼。急疾之鳥。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攻敵。

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攻敵。

鄭氏曰。隼。急疾之鳥。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攻敵。

鄭氏曰。隼。急疾之鳥。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攻敵。

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程氏曰言隼之急疾亦

集於所止以與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毛

氏曰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鄭氏曰鉦也

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

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

告之也。○毛氏曰。鞠告也。○孔氏曰。顯允。明信也

○毛氏曰。淵淵鼓聲也。鄭氏曰。謂戰時進士眾也。入曰振旅。復

長幼也。釋文曰。出為治兵。尚威武也。鄭氏曰。戰止將

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程氏曰。其伐鼓也。淵淵

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振旅

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

尺允蝥尺允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切嘽嘽焯焯。吐雷切如

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毛氏曰。蝥動也。郭璞曰。蝥動為惡不遜也。蠻荆。荆

州之蠻也。○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毛氏曰

元。大也。○鄭氏曰。猶謀也。朱氏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毛氏

曰。嘽嘽。眾也。焯焯。盛也。○爾雅曰。疾雷為霆。郭璞曰。雷

之急疾者。謂霹靂。朱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

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邦不止。夔  
鍊之意。謀  
勇善優奇  
正莫測。故  
曰克壯也。

陳氏曰此與北伐篇皆作于班師時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疏義曰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却嚴狁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荆皆美將帥而宣王中興之意寓焉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竟音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說車工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傳車工吉

日閱武也○李氏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切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同齊也程氏曰攻謂堅治○孔氏曰齊齊其馬力也宗廟

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龐龐充實也董氏曰說文以龐為高屋蓋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黃氏

洛邑為天下之中成王周公之所營也內政不修外敵不攘而車馬之不臨也久矣于以往東都而復久墜之典焉

須得復古氣象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南草駕言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程氏曰孔阜謂

壯肥○鄭氏曰南草者南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韓

詩東有圃草薛氏曰圃博也博大之茂草也孔氏曰宣王之時

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得往田焉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刃切建旄設旒搏音博獸于敖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劉氏曰大司馬中夏教芟舍遂以苗

田。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孔氏曰在軍不得謹譁而

云囂囂之聲故知惟數者為有聲。○朱氏曰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眾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孔氏曰既選車徒言當建立旄於見其靜治也。

車而設旄牛尾於旄之首。○毛氏曰敖地名。○孔

氏曰當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呂氏曰敖山之平曠可以屯兵

蒼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音弗金舄音昔會同有繹。

朱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赤芾

金舄舄達屨也。孔氏曰加金為舄故謂之金舄天官履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為上

達屨者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赤舄則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屨言屨之最上達者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注云時見者無常期殷眾也十二歲則六服盡朝

○朱氏曰繹陳列聯屬之貌。曹氏曰自夷厲以後諸侯不朝天子久矣

令宣王能先自治而修政事禦外侮而攘夷狄諸侯怛威畏德復來朝會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此故詩人美之猶後世所謂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耳。

決拾既飲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音恣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鈞弦開

於左臂所以遂弦周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鞞杆也以韋為之。鄭氏曰飲謂

手指相次比也。毛氏曰飲利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

得。○程氏曰。射夫衆射者。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

○毛氏曰。柴積也。○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

之言獲多也。鄭氏曰。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於寄切不失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程氏曰。不倚。不偏。不失。馳中範也。○朱氏曰。馳。馳

驅之法也。○鄭氏曰。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

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王氏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

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倚。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

力也。○孔氏曰。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茅切不盈。

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毛氏曰。言不謹

譯也。程氏曰。詠蕭靜如此。○朱氏曰。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

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董氏曰。徒御不驚。則號

令有素矣。王氏曰。武人不講。士氣惰怯。則有事而善驚。于是言不驚。○朱氏曰。

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氏曰。饌雖多

而無餘。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程氏曰。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鄭氏曰。

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嚴氏曰。信矣。宣王誠哉其

大成也。言功業極盛。無遺憾也。○鄭氏曰。大成。謂致太平也。

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芾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苟政事之不修。而囂囂然務以攘夷狄為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為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陳氏曰。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據形勢。處上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韋子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若政事不修。而靡敝中國。以事外夷。固非計。當積衰之後。而武備廢弛。亦非所以安天下。而保長久也。宣王會諸侯於東都。而亟亟選車徒。其為是歟。雖漢武耗中國之力。以撻匈奴。然使陰山遠遁。幕南無庭。貽元成以稽顙稱臣之福。靡費雖多。而威烈亦不容泯矣。後世守成之主。勵精飭武。如宣王命將征伐。如吉甫方叔。四夷何能為患哉。

車攻八章章四句

序吉日。美宣王田也。

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傳車工。吉日。閱武也。

申公說曰。吉日。宣王畋獵復古。史籀美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丁老切。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

大阜。從其羣醜。

伯說文作禱。

鄭氏曰。戊。剛日也。

劉氏曰。田之前二日也。

毛氏曰。伯。馬祖也。

孔氏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牡牝。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也。○鄭氏曰。醜。衆也。田而

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

孔氏曰。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又曰。爲田

而禱馬祖。求馬強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

吉日庚午。旣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音憂鹿麇麇。音娛漆沮

七徐切之從。天子之所。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差

擇也。鹿牝曰麇。麇麇衆多也。○鄭氏曰。同聚也。○

毛氏曰。漆沮之水。鹿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

天子之所。李氏曰。禹貢。東過漆沮。卽此是也。故孔疏以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自

士沮漆者別也。不可謂與王之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音標俟俟。音士或羣或友。悉率

左右。以燕天子。祁爾雅作麇

毛氏曰。祁大也。鄭氏曰。祁當作麇。麇牝也。趨則儻

儻。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朱氏曰。從王者

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

事以樂天子也。黃氏佐曰。蒐狩之禮。王者親執路鼓。而御衆所以申號令。嚴賞罰。宣

王之田。復曠典也。設或人心不齊。天子之心。其能樂乎。今人心兢勸。所以樂也。

旣張我弓。旣挾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音意此大兕。徐履切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朱氏曰。發發矢也。豝牝曰豝。○毛氏曰。殪壹發而

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鄭氏曰。賓客謂諸侯也。

朱氏曰。御進也。



酌醴酌而醴羣臣以為俎實也

呂氏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疏義曰田獵皆為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因及此吉日則不忘所事而特行之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

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切寡無不得其所焉

說鴻鴈王者柔懷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切勞于野爰及

矜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蘇氏

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

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朱氏曰之子

流民相謂也征行也歐陽氏曰宣王遣其臣四出

遣使臣奔走於外而勞其體也○毛氏曰劬勞病

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老無妻曰鰥偏喪曰

寡○呂氏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為

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

長樂劉氏曰宣王憂勤于上則使者劬勞于野不敢違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為急務也此本歐陽氏說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音覩。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鄭氏曰。鴻鴈之性。安居澤

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

安定集。○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

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徵民起屋舍。築牆垣。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

也。朱氏曰。究。終也。○鄭氏曰。此勸萬民之辭。女今

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嗒嗒。音敖。音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

人。謂我宣驕。

毛氏曰。未得所安集。則嗒嗒然。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

嗒嗒。我所以勤而勞來之也。宣。示也。○蘇氏曰。興廢補敗。不能

自靖。不知者以為宣驕耳。○呂氏曰。此非以不知

為愠。蓋深歎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

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歟。

黃氏佐曰。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于流離之時。而作于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是以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反以為宣驕也。○魯傳曰。鴻鴈懷流人也。申公亦謂王者懷柔遠人。流民喜之。未嘗確指為宣王之詩。不必用中興語。是詩也。其使臣勞來流民。而代為之哀鳴乎。

鴻鴈三章章六句



旂音祈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輝天明而光散也。○鄭氏

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

朝禮別色始入。黃氏佐曰此詩夜以漸而曉燎以漸而衰朝者以漸而至。屢問而屢

勤皆不安於寢之意也。俱一時屢問如此。

列女傳曰宣王嘗卧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

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

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

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

韋子曰。禹以克勤造夏。湯用昧爽日躋。自古帝王與治撥亂。未有不惕惕勤勞者。宣王納姜后之諫。

奮然而早朝。晏罷。詎非中興令主哉。惜其不此終初如一爾。蓋勤政非務宵衣待旦之名而已。必用

正人行正道。孜孜焉。維日不足。而後百度更新。四夷來王也。不然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與恒舞酣歌

者。何異哉。予願人主之恒勤而有節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傳汚水念亂也。

序汚水規宣王也。

汚音免彼流水朝宗于海。航音韋彼飛隼。載飛載

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汚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

鄭氏曰諸侯秦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孔氏曰航然而疾者。彼飛隼欲飛則

飛欲止則止○朱氏曰誰獨無父母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鍾氏曰誰無父母四字問得意苦語微可思可涕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音傷駢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音迹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音彌忘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氏曰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黃氏佐曰不蹟如無罪無辜諛

口噤噤哀我填寡宜岸宜獄之類疏義所謂致亂之由也

駢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訛僞也○毛氏曰懲止也○朱氏

曰我友誠能敬以自持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已也鍾氏曰敬字深此念亂之實也

此詩傳云念亂蓋在位君子憂讒人亂國而諷友也毛鄭泥朝宗二字遂以為諸侯不朝而規王以恩德懷之皆鑿歐陽蘇呂曲為之說益偏矣朱子未見魯傳而暗合其旨吾故從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序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作與

傳鶴鳴□□所以修身也

韋子曰好善惡惡察姦用賢治天下之大經所以修身亦不外是周臣以此誨王可謂忠告得諷諫之體矣作此者其張仲吉甫之流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

之園爰有樹檀音壇其下維稗音托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孔氏曰鶴者善鳴之鳥陸璣云鶴形狀大如鴛長脚青翼高三尺多純白或

有蒼色者淮南子亦云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臯澤中水溢

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氏曰檀木

之堅者是美木也○毛氏曰稗落也呂氏曰落葉穢雜錯

石也可以琢玉釋文曰錯礪石也呂氏曰此詩既不見所

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

其訓故以待知者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云荆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

布又擣以為紙攻錯也程氏曰與善人處未必成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故山石可以攻玉

韋子曰聽鶴鳴可以知幾玩淵魚足以察變左右近習之地易蔽主明崑穴疎逖之士可砥君德此

大臣所以惓惓誨王也末章反覆詠嘆意味更深在野而聞天彰著益遠矣在渚而潛淵踪跡益幻

矣不止有稗而惡木益當剪除錯猶硜硜難合而攻則裨益寔多矣喻人君不可不謹幾察理用君

子而遠小人也易曰納約自牖是詩庶幾焉

### 鶴鳴二章章九句

武城王氏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周召二公於成康之初皆以詰爾戎兵張皇六師為言正恐守文之主溺於宴安忽忘武備馴至陵夷以階禍亂耳况周家以仁厚立國其勢頗弱穆王幾致徐方之亂昭王南征不復至於厲王遂死於彘雖諸王君道有所未盡而兵威不振無以懾服人心亦可

見矣。宣王丁積衰之後，乃能蒐乘講武，蓄威昭德，以成中興之美，以復祖宗之舊，深合二公詰兵之意。故詩人喜而詳賦其事，而序又明其復古之功。正所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跡，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東萊云：云不足以盡先王之善，而發詩人之意。

六月之什八篇三十三章二百二十五句

詩經備攷卷十三終

